

經部

融堂四書管見卷五

宋　錢時　撰

論語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

利非世俗之所謂利若世俗之利豈特罕言而已哉曰命曰仁非可以口耳傳也故不易語雖然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則固有不言而言者耳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達巷者黨名也執偏執也

黨人能以大哉贊夫子在當時豈易得者但以博學無所成名為大則又未知聖人之所以大耳有所執即有所名夫子發吾何執之義其為大便自可見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深言其不然也所以曉門弟子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而難成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從衆違衆或古或今惟其可而已繼周損益規模可以畧見或曰何以又云服周之冕曰周之衰也俗壞文浮後然猶欲以逞無復先王之舊矣而有純儉者焉所以特取之救時弊也此正與其奢也寧儉之意若夫子得時行道定一代之制作必若答為邦之問而後可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意必固我皆私也大抵都從意上起一節深一節本心澄然虛明如何著得此四字絕者去之毋者所以絕也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去聲下同）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去聲）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匡地名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文即道也茲此也夫子自謂也後死後我而死者據過難之時而言也）

斯文之喪未喪在天則夫子之死生固不在夫子也匡人且奈何哉

大音泰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平聲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太宰官名與疑辭也固者固是也縱猶使也縱之將聖言將使之為聖人也牢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孔子弟子試用也

大宰稱夫子之聖而曰多能子貢答以天縱之聖而又多能大宰未足與議也而子貢之見乃復支離如此夫子一掃其固陋而直以不多諭之道一而已果在於多

乎知所以不多則知所以聖此語正切子貢之病不試故藝賤故多能琴牢因舉夫子舊語助明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音扣其兩端而竭焉空空者空之又空徹底洞然一無所有也叩擊也問難之也兩端猶言兩頭也竭盡也

有意則有知無意則無知所貴於覺者覺此無知之妙耳聖人之心如太虛然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學者往往以多能多識為務聖人恐起意億度之害道也特

發無知之旨以示之無知如何下文所以証也鄙夫之問若易答矣我實空空無有止扣其兩端而已竭馬明乎此則知雖言未嘗言雖思未嘗思而舜禹之所以不與所以無為可默喻矣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平聲　鳳靈鳥文王時鳴於岐山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

河圖鳳鳥瑞世之符非必皆然也夫子特假此以嘆時之不可為耳春秋之作而絕筆於獲麟何哉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者斂然而起趨者翼然而疾皆敬之容也於此三者雖少必爾誠心所形無間長幼也

顏淵喟苦位切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喟然歎聲彌者愈也循循從容不迫之貌誘引進也卓立也末無也

高而不可及堅而不可入忽前忽後而不可定此正汲
汲皇皇憤悱之時也人情到此多不能勇進夫子却循
循善誘博以文約以禮使之欲罷而不能欲見不得見
欲已不得已引而不發惟此時為然既竭吾才如有所
立卓爾雖比瞻忽不同亦只是若有所見耳至於欲從
末由則所謂高與堅者由是也本非高與堅也一旦洞然六
通四闢故又作卓爾之見此章深見得夫子善教顏子
善學處先儒論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足以破千古

之惑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如字）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病間少差也大葬謂君臣禮葬道路棄於道路也）

於本分上有纖毫不安穩處便是欺天況詐為臣乎觀死於二三子之手與死於道路之語只據本分氣象自然正大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紆粉切匵徒木切而藏諸求善賈音嫁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憂則違之未嘗韞藏樂則行之未嘗求沽子貢殆失問矣兩言沽之哉不然之辭也待賈猶言待時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者深歎諸夏之無君非真欲往居之也雖蠻貊之邦行矣何陋之有乎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

子自衛反魯

未正之先雅頌必多失所雍頌也而歌於三家之堂他可槩見斯道不行於天下晚歲而歸拳拳一魯吁真不幸矣哉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純德孔明無非妙用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雖應酬交錯而我一無所有非謙辭也虛明洞洞如水鏡中象實未

嘗有也流俗於此數者多不盡其分故特揭以警之歟

然其大旨惟不起意乃善耳有意即有無意本無何有之言學者宜聽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音扶不舍上聲晝夜

愚嘗作竹泉賛云源源而來涓涓而滴不晝而出不夜而息與天地而始終惟吾之一

子曰吾未見好去聲下同德如好色者也

民之秉彝固好是懿德也梏之反復欲蔽情昬則去禽

獸不遠矣安得以其好色之心而好德哉易猶轉樞難於登天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求位切）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芳服切）一簣進吾往也（簣土籠也）

止則止於此矣而方進者不可量也或止或往誰實為之

子曰語（去聲）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平聲惰懈怠也）

箇中人聞箇中語句句皆實事也無所不悅所以不惰

不然只是空言耳如何强得

子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此道無窮豈有止哉見其進未見其止所以歎顔子之能自彊不息而惜之耳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音扶下同秀而不實者有矣夫之穀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

苗而秀秀而實生理之自然也有以天閼之則不盡其天矣人皆有是四端其苗之謂歟是故不可以無學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於虔切

後生之所以可畏者以方來者之未易量也可畏之年不知所勉至不足畏則何及哉古人之於四十每每致意如曰不惑曰彊仕曰不動心之類蓋自幼而學成德達才此其時也故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可不重歟可不懼歟聞言聞道非謂有聞於人也
來後來今今日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

乎繹之為貴説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有法度之語巽與者巽順而與之言繹思繹也

正大之論不能不從婉入之辭不能不悅悅而繹方有味從而改方有益不然則詭隨苟狥之徒耳何足與之言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人之心固各有所主也惟主於忠信方是立德之本一失所主橫流奔放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所以再提

此語為一章之首而申言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帥主将也

匹夫有志尚不可奪況志學者乎此是力行第一箇字

子曰衣去聲下同敝縕紆粉切袍與衣狐貉胡各切者立而不恥

者其由也與平聲不忮之豉切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

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衣之賤也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也忮害求貪臧善也二句衛風雄雉篇中語

恥衣之不若人則其人可知矣觀子路車馬輕裘氣象

不如是也纔恥於此不忮則求能不忮求何所用而不善乎夫子所以善之雖然不以外物為心害而後可進於道耳苟進於道忮求殆不足言也果可以此為盡善而遂終身乎夫子所以抑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易曰困德之辨也平居無事如何辨得直到打不過處方見力量淺深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無疑故不惑無累故不憂無餒故不懼知所以致知也勇所以力行也知則仁矣仁則勇矣三者只一事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適之也適道猶言造道也權稱錘衡所取平者

有志於道決定不回方可與之共學悠悠泛泛一出一入何足與語也哉然道非智探力索所可強也一旦感悟心通內明乃自得耳是謂適道是謂知及之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是故貴於立也此立非力

此立非思常覺常明不昏不滯則萬變交錯自然不動矣此仁守之功也若夫達權則非聖人不可桀紂可伐也管蔡可誅也蒲盟可背也南子可見也此仕止久速所以為聖之時也四節功夫斷斷乎曰可與曰未可與具有科級次第後世纔說學便說權可謂無忌憚

唐棣大計切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首四句逸詩也唐棣郁李也偏反者言華之或偏或反也而語助也

詩云室邇人遠則此室亦當是言人之居室然夫子特借此以發何遠之旨耳不謂人也

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夫子則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嗟夫思則得不勞瞬息不思則不得風馬牛之不相及思與不思者誰遠與不遠者何物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相倫切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旁連切言唯謹爾恂恂信實貌便便辯也直遥切下同

入里必式固自不當以頰舌多尚人况吾夫子也耶然愚三復斯旨深悟處鄉黨之道恂恂似不能言宜優游

涵泳而得之若宗廟朝廷則有不可不明辨者但謹而不放耳或言或不言雖各有宜無往而非忠信篤敬也他人纔多言便佞給必不謹纔不言便緘嘿必不能恂恂聖人於樞機甚重記言行者特冠一篇之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苦旦切）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魚巾切）如也君在踧（子六切）踖（子亦切）如也與與如也（侃侃和樂貌誾誾中正貌踧踖不敢自安也與與不忘向君也）

下大夫則侃侃上大夫則誾誾君在則踧踖與與等級

髙下無適不宜變化虛明自然中節

君召使擯（必刃切）色勃如也足躩（驅若切）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赤占切）如也趨進翼如也賔退必復命曰賔不顧矣（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賔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所與立同為擯者擯用命教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也襜整貌翼如鳥舒翼也）

此一節記擯相之容色勃足躩重君命之始也賔退必告謹君命之終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

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入公門如不容過位言似不足升堂屏氣似不息君愈近而愈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君漸遠而漸舒也沒階言趨進者進復於位也復位言踧踖者不敢自安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平聲)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色六切)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直歷切)愉愉(羊朱切)如

也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者如力不能堪也上堂則如揖下堂則如授圭於人皆恭也戰色戰而色懼也縮縮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色和也

執圭者通信之始故如戰色謹之至也享禮者交際之時故有容色氣之和也私覿者燕見之暇故愉愉情之親也陽開陰闔無非造化自然

君子不以紺古暗切緅側由切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研奚切裘黃衣狐裘

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去聲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上聲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去聲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君子言大凡也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飾領緣也紅紫間色也褻服私居服也褻服猶不用其他可知袗单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外也出必加外衣也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黄以衣裼裘欲相稱也褻裘長欲其温短右袂便用事也寢衣衾也長一身有半舒縮自便覆足不露也狐貉毛深温厚私居適體也君子常佩帷居喪則否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喪主素吉主玄弔必易素也吉月月朔也

服者身之章也其色有宜其製有度其用有節皆所以防非僻之心而養之以正也先聖垂訓如此故槩以君子言之

齊側皆切下同必有明衣布齊則沐浴而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者變其常日之饌遷坐者遷其常居之所皆所以嚴祀事也

食音嗣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饐於逸切而餲追遁切魚餒而

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而甚切）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音嗣）氣唯酒無量（去聲）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音士）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飯也精鑿也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臭爛曰餒肉傷曰敗色惡臭惡味敗而色臭變也臭氣也失飪烹調失生熟之節不時非時之物也割不正謂割牲之不以禮者食以穀為主不可使肉氣勝之無量言不足為盃之限惟以不及亂為度也沽市皆買也恐不潔薑助胃不多恐傷胃也祭於公助祭公家不宿不經宿也出三日供之者遲慢神失禮也

滋味所以養血氣一失其宜則傷生矣聖人於此纖悉不苟非為口腹也凡十餘條皆節飲食之道食不語寢不言不特嚴於自防亦且周於養生祭肉不慢雖薄必齊所以事鬼神也

席不正不坐

聖人之心無時而非正起居飲食皆行其所安也後世亂倫失次人道泯泯有弗暇恤而暇一席之計乎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乃多切朝服而立於阼

階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儺所以驅疫阼階東階也

不敢先杖者而出所以尊鄉老朝服非特安室神且與鄉人共敬其事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再拜送之重而有情也辭曰未達恭而不詭也

廏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聖人之仁有義行馬若人與馬雜間便不可愛無差等

墨子之學也記者特書不問馬三字深見聖人之心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扶晚切疾君視之東首去聲加朝服拖徒我切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食或餕餘故不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腥生肉也先飯為君嘗食也君視疾則遷之南牖首東而面北加朝服於身引大帶於上也不俟駕急趨徒行不敢留君命也

食則先嘗腥則熟而薦生則畜重君賜也

入太廟每事問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於我殯殯於其家也

死無所歸朋友之責也夫子以身任之獨拜祭肉所以重先祖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尸仰卧如死也容容儀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

寢不尸雖寢而未嘗肆也居不容非惰也申申夭夭是

也前言雖少必作而此又以褻狎言之聖人於人其有褻狎者哉猶至親且密云耳甚言其不敢慢也凶服不必齊衰故變與式亦異盛饌與迅雷風烈必變重主禮敬天威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綏挽以登車者內顧回視也

正立而執不特威儀有度稍不正且傾敧矣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皆車中安重之容也正大氣象可以想見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九用切之三嗅許又切而作雉文會色者指雉而言也共供之也嗅者嗅其氣也作者起而不顧也

色斯舉與翬斯飛之類語法正同始也但見有色之飛舉中也翔終也集於山梁而後知其為雌雉焉夫子連發時哉之歎其義大矣其旨遠矣子路取而共之何為者哉三嗅而作不與之言而示之意

融堂四書管見卷五

融堂四書管見卷六

宋　錢時　撰

論語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晩輩也此非文質彬彬之君子乃後生晩輩之浮于文者以君子自命而反謂前輩為野耳前輩指先王盛時人物也

夫子既從周之文矣曷為而又從先進乎從先進即所以從周也曰從周樂其文之盛曰從先進反其文之弊

子曰從去聲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去聲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不及門言此時皆不在門也

或謂夫子因材教人於此可見愚謂不然一元之氣渾浩流轉萬物之形色於其間者自各隨材而成就四科之目聖門初未嘗有如許分别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説音悦

有所疑難則因有所發明心通内融言無不説何疑難之有曰非助我深喜之辭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去聲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隙也

父母兄弟無一毫之間人言何自而可間也非誠孝所積深信不疑未易至是不然浮言一入天屬為仇矣

南容三去聲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去聲之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三復者一日三復斯言事見家語

斯言之玷尚知其不可為則出處進退必不苟然者矣此章與公冶長篇之言正相表裏聖門之擇壻以此哉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去聲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夫子兩稱顔回之好學而歎其短命以死使之得年則所到豈易量哉當時門弟子非盡游惰必若斯人而後謂之好學耳哀公君也對之特詳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

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顔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歳亦受學焉槨外棺也請賣車以為之鯉孔子之子字伯魚時孔子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

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苟義不可以不乘安可舍之而徒行哉槨之有無車之用舍定於鯉死之日矣非於回而有吝也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去聲予天喪予噫傷痛聲

斯道有傳雖千載之下猶夫子之未喪也道在顔子而

顔子死矣非天喪夫子乎傷哉斯言可謂痛切

顔淵死子哭之慟從(去聲)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音扶)人之為(去聲下同)慟而誰為(慟哀甚也夫人謂顔淵)

夫子之慟不為他人發也何獨私於顔子哉從者怪其慟而夫子特未以為慟夫子殆非私也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音扶)二三子也

死葬以禮謂之無違宜厚而薄宜薄而厚皆非禮也孰謂顏子之死而不以禮葬乎二三子襲世俗之陋重違師訓而納友於非禮夫子所以歎悼而深責之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於虔切下同）

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名有人鬼之異道無人鬼之異身有生死之殊道無生死之殊人鬼死生實一非二能事人則能事鬼矣知所以生則知所以死矣

閔子侍側誾誾（魚巾切）如也子路行行（胡浪切）如也冉有子貢侃侃（若但切）如也子樂（音洛先儒謂此有曰字）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誾誾侃侃釋見前篇行行剛强貌）

曰誾誾曰行行曰侃侃皆其情性自然也夫子所以樂之由也好勇逆知其不免示戒深矣而卒死孔悝之難悲矣

魯人為長（如字）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音扶）人不言言必有中（去聲長府藏名所以藏貨財為者改作之也仍因也貫事

也

從事府藏聚斂之門也問之以仍舊貫如之何又難之以何必改作閔子之意深矣言必有中如射中的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謂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

觀子路行行氣象於和平之音必有不足奚為於丘之門非絶之也抑而進之也門人便不加敬則不知子路甚矣夫子之墻數仞得其門者蓋寡由也升堂豈易得

哉復指其所到之次第言之非特破門人之惑也何謂堂何謂室何以升何以入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聖人之道至於中而止過與不及皆非也觀問交一章二子氣象可見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䉶去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周公以叔父位冢宰若季氏諸侯之卿耳而富

過之鳴鼓者聲其罪也

冉有門人高弟所以佐季氏者如此哉聚斂二字豈聖門所宜有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況富於周公而又附益之耶勢利汩於外得失亂其中波蕩從之恬不知恥殆不容於誅矣鳴鼓而攻何益於事謂之可者斥絕之辭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婢亦切）由也喭（五旦切）柴姓高字子羔孔子弟子家語言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蓋質實愿慤之人

也魯鈍也辟偏
執也喭粗俗也

曾子一唯正是以魯得之往往此事多就聰明上走作惟其魯所以其志篤其守固而有一旦脫然之悟也偏執粗俗工夫如何得到這上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去聲 庶庶幾也惟覺故空屢空者其覺不一也命天命也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

空則心本洞然萬里昭徹無纖毫凝滯也方屢空所以庶幾至於聖則空空矣命即此道也逆此曰方命復此

曰即命達此曰知命有意理財務植已私安能受命乎私意揣度縱或屢中非明睿所照也空則自明睿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踐迹實履也入於室者入善人之室也

堂堂乎張未必實履徒問之何益所謂善人者念念無惡之人耳然非實履則亦不能自造其奥也踐迹二字正切子張之病箴之

子曰論篤是與如字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許也色莊者外貌莊嚴也

聞人言論篤實而遂許之安知其為君子乎為色之莊者乎君子表裏如一辭氣之出固無不善而言論之可喜者恐未必皆君子耳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本心本中本無偏也抑其過勉其不及則中我自有豈

待外求雖然聞斯行之見義勇為之謂耳若從季氏而所行如此豈夫子之所謂聞哉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音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後謂相失在後敢死者奮身當難也

不幸遇難回必為夫子死矣子在如之何而敢死乎玩一敢字則回之死不死係夫子之在不在義甚重一死甚輕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平聲子曰吾以子為異

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平聲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子然季氏子弟異非常也曾乃也以道事君者合則留不合則去不然苟備位耳故曰具臣夫子發明大臣之義所以深罪二子季氏不道隱然可見子然因具臣之說遂有從之之問夫子直以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答之不特切中斯人之隱微具見二子於他事無不從所以罪之者愈深矣有識聞之可以媿

死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音扶下同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去聲夫佞者

日用常行無不是學何必讀書而謂之學乎子路之對未為非也子羔質美學未優而遽仕且陷之季氏之門則賊之甚矣子路不悟但飾詞以對故夫子惡之味一賊字為之太息

子路曾晳星歷切冉有公西華侍坐才卧切子曰以吾一日長去聲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去聲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音機饉音僅由也為之比必二切下同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詩忍切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去聲焉點爾何如鼓瑟

希鏗苦耕切爾舍上聲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士免切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去聲春者春服既成冠去聲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魚依切風乎舞雩音于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音扶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平聲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

孰能為之大　晳曾參父名點毋吾以言勿以我年長而難言不曰德而曰長讓辭也何以何用也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知方知所向方也哂微笑也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又小足富足也俟君子謙不敢自任也宗廟之事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賛君之禮者曰願學曰小皆謙辭晳方鼓瑟故未問及之希者將對而音希也鏗者忽舍瑟起而其聲鏗然也撰具也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温泉風乘凉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詠歌也唯求唯赤而下又晳問而夫子答之也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子路率爾而對非為國之道也是以哂之求赤辭雖謙退要皆志在有國耳點也不然

觀其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翛然遠韻迥出流俗之表青陽遲遲少長春衣浴沂風雩詠歌而歸非實見天地萬物在吾變化鼓舞中安得有此氣象夫子之曲肱顏子之陋巷者也夫如此而後可以優為三子之事區區三子者之志趣總不脫季氏之網而已喟然與點安得不為之喜也哉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克猶除也已我也復反也禮即天則之不可踰者由已自已之已目條目也勿者禁止辭事斯者從事於此也

仁即人之本心本心本虚明無方無體範圍天地其大無外只為有我始昏始虧放逸乎天則之外而本心蝕矣大凡意念雖各不同未有不從我上起有我則百邪交叢無我則百念皆空是故貴於克也已克則心本無恙

天則不踰所謂復禮也非復禮之外又有仁也復禮即所以為仁也故曰克己復禮為仁誠能一日克己復禮霾霧披掃清明洞然而天下皆歸吾仁矣非今日而始歸也天下本在吾仁中昔蔽而今悟也雖然用工切實則誠在我豈他人所能致其力哉下文視聽言動之目即為人由己之事也且如視時是雖欲視動于一念隱然未露知其非禮隨即滅然是之謂克以至曰聽曰言曰動未有不息念慮之微而致其力者非制之於口耳

制之於事為而後謂之勿也愚嘗作四箴附於後烱烱而昧有不見焉冥冥而居交睫我前於戲戒哉弗此之求而瞳子之尤哉視箴

萬籟寂然聽本無聲無聲之聽不震而驚寂然爾矣耳乎晚矣聽箴

噤爾口卷爾舌不知嘿嘿之滕說言箴

騄駬交蹄寰海長驅爾處爾室人誰爾知動箴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

出門使民易於放失如見大賓承大祭則顛沛造次必於是矣不欲勿施無間於人已也邦家無怨無間於窮達也非克己者不能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音刃）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司馬牛名犁向魋之弟孔子弟子訒忍也難也）

難即先難後獲之難方孳孳焉但見其不易敢輕有言

乎為仁則必訒非訒之為仁也雖然告司馬牛者如此耳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初亦何難之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音扶何憂何懼

易曰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不疚者此心澄然無纖毫疵病之謂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何所憂懼乎司馬牛處同氣之變故告之以此君子自然不憂不懼非不憂懼之為君子也内省二字是用力處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曰命曰天一定而不可易死生富貴皆然也況兄弟之有無乎君子所可致力者盡其在我而已敬以直内而無失恭以與人而有禮則四海之内均氣同體何往而非兄弟也此語雖弘未能無過明立愛之義而後得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莊陰切膚受之愬蘇路切不行焉

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者如水之漸漬譖毀人也膚受者近傍肌體而漸入之不遽為深切之言也愬訴其陰私也急遽者人易疑深切者人必察惟夫漸漬而入近傍而言是以衷姦而不虞彚行而不露稍無定見鮮不惑矣夫子謂未足以盡之而又歎之曰遠苟人言之來的然見得分曉後雖四方萬里如在几上不然則於近而蔽安能遠也故中庸亦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明字下申一遠字極有味雖然大公無我而後可以語此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上聲下同）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人之所信如木有根其根一撥隨即僵仆是故父子無信則無以親君臣無信則無以義夫婦無信則無以別長幼無信則無以序綱淪法斁人道泯滅矣何自而能立哉夫子始論為政謂斯民不得其養不安其生則非空言所可孚耳非謂信在兵食之後也兵食即所以信

也子貢直就三者反復問難究見根底此聖門之所以善學歟論食則兵為輕論信則死為輕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棘子成衛大夫也夫子指棘子成子貢歎惜其說謂君子之不然也駟四馬也不及舌謂其言已出於舌四馬追不及也鞹皮去毛者

鞹其郭切

成謂君子質而已矣子貢

子曰繪事後素又曰文質彬彬二者雖有先後本末然不可以相無也若使文亦如質質亦如文渾然無所區

別則虎豹之皮既去其毛矣何異於犬羊之皮乎言文不可無以鍼子成之失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用國之用度也徹通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二者十取其二也

君子厚下安宅非曰厲民以自養也魯初稅畝而此意無復存矣時君但知責不足於民而不知求足於己又

烏知足民乃所以足國哉盍徹之言雖落落於一時實萬世經邦之大法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去聲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末二句小雅我行其野之言謂縱使不以富故亦適為異耳證愛欲其生惡欲其死者之為異也

主忠信凡三出示人立德之本至深切矣徙義即改過義不能徙德安能崇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愛惡皆私意也死生有命豈他人私意所能為哉此惑之大者纔主忠信自無此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景公又多内嬖而不立太子

景公君臣父子皆失其道故孔子告之以是政者三綱九法之所係也綱淪法斁人道絶矣豈直為吾粟而已

哉景公之言亦是他所見如此

子曰片言可以折之舌切獄者其由也與平聲子路無宿諾

片言一言也折剖斷也宿隔一宿也

獄者兩詞情偽亦難決矣一言折之非剛明者不能無宿諾果於踐言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聽訟者能決是非於一時耳使民無訟則非道洽政治不能是故聖人不貴聽訟貴無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無倦則不息以忠則不欺為政之本也一言以蔽之曰
誠而已矣夫子之告子張大抵如此居是心之所安處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凡事不問善惡必有人焉成之而後成其事且如初陷
惡習未甚彰著亦自畏忌不敢恣縱淫朋比德復從臾

相擬其惡乃濟所謂成者如此君子唯恐人之不為善惡則救正之小人唯恐人之不為惡善則沮毀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其身正不令而行同然之機其應如響孰敢二字自有不容不然者敢不正矣如政何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甘心為盜而不知恥者上之人實啟之耳子茍不欲雖賞不竊竊豈本心也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於虔切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偃仆也

君子小人雖不同而良心善性未始有異此以德感彼以德應其機疾捷如草從風是故為人上者不可不謹所欲也所欲在善皆從而善矣柰何欲殺人而使之就

道也哉答康子問者三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

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音扶下同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去聲去聲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慮以下人致思詳審非苟相取下也居之不疑者自以為是而安為之也

達者其實孚也聞者其名聞也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自

無徃而不孚矣色莊行偽儼然自詭茍譽於人終何為哉子張真所謂求聞者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吐得切）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平聲下同）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脩者治而去之也慝惡念也事者必有事焉之事）

急於計效者志必餒德安能崇厚於責人者已必恕慝安能脩忿而不能思難者見必昏惑安能辨三者為學

切問故夫子善之雖然未有惑不辨而能脩慝慝不脩而能崇德者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去聲）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去聲）也吾見（賢遍切）於夫子而問知（去聲）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息戀切）於衆舉皐陶（音遥）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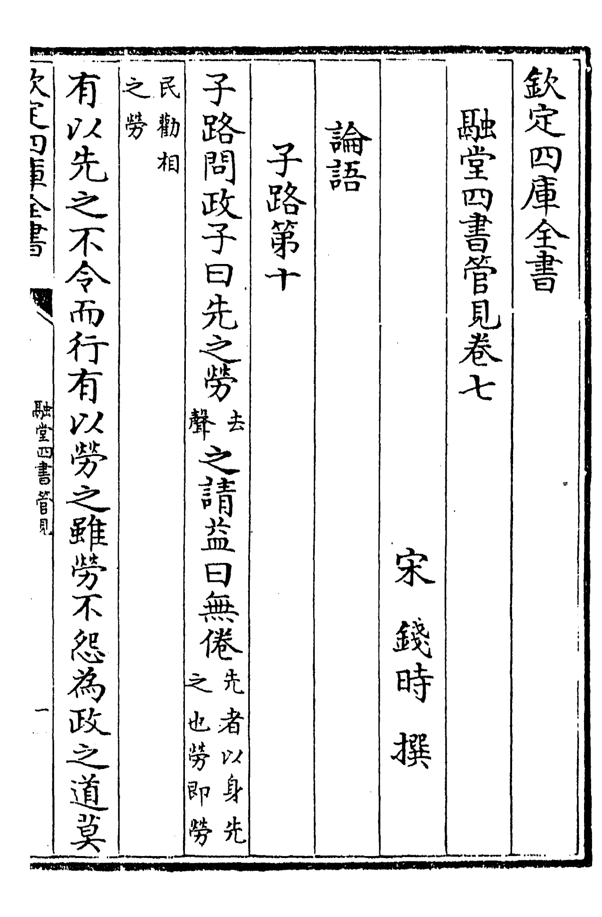
愛人知人仁知之事也觀向也問知之言是樊遲獨於知人之説而有未達耳嗟夫直枉不辨天下固混混如也舉錯一明是非昭揭則凡枉者亦將脱然自失為直之歸知人之功孰大於此樊遲猶有未喻何哉子夏富哉之歎所以深賛而明辨之也選所以舉錯所以遠雖然仁知未始相離也不仁者遠所以愛人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工毒切而善道去聲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忠告者有道相規善道者道之以善也

忠告善道友之義也須識不可則止之意方善不然非特無益於人自辱多矣或者告之未必忠道之未必善及其不可則又尤人之不我聽也何取於友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用力於仁者本非他人能致其力也無同志之助無規警夾持之功倏焉違之而不自覺矣是故貴於有輔也然而無文亦不足以會友會有粲然相接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融堂四書管見卷七

宋　錢時　撰

論語

子路第十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去聲)之請益曰無倦(先者以身先之也勞即勞民勸相之勞)有以先之不令而行有以勞之雖勞不怨為政之道莫

要於此而子路猶請益何哉答曰無倦則不必外此二者而求益矣天下事那一件不是倦後放下了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於虔切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上聲諸

宰為有司之長先者率先之也能率先則或苛於責人或偏於任已又須赦小過舉賢才方盡善賢才固難知舉其所知是矣而不知者他人自應不遺也知其賢而

不與立卻不可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音于）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去聲下同）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衛君出公輒也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故孔子欲先正名迂者遠于事情闕謂闕所不知

天地定位而卑高貴賤之名已立名者三綱之所以張五典之所以遜也正名二字聖人之大法為國之大經春秋一書亦只是正名而已施之於衛國固其所當然也子路以為迂真野矣哉且名不正後何如說得言自然不順言不順何以行得事自然不成事不成則亂而無序乖而不和禮樂自然不興既亂既乖刑罰自然不中刑罰不中暴虐是作民自然無所措手足如此而謂之政可乎故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名纔不正只是苟道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去聲下同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音扶如是則四方之民襁居丈切負其子而至矣焉於虔切用稼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用情不欺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農圃小人之事也禮義信大人之事也上之所好者大則在下者莫敢不承四方之民從之如歸矣何以稼為

哉孟子之闢陳相正是此意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去聲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專獨也

此章見得古人讀書無非切己實事誦三百篇後不達為政之理不能專對四方雖多何以為哉詩通於政故達詩可以言故專對

子曰其身正不令去聲下同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正則不令而行不正則雖令不從行與不從有決然一

定而不可易者誰實使之然哉此理在人如何泯没得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兄弟之國也魯三家逐君衛輒拒父

魯衛固兄弟也世衰道微莫能相尚其政亦相伯仲云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茍合矣少有曰茍完矣

富有曰茍美矣公子荆衛大夫

善居室者善處家也始有曰茍合言家道可以粗合非

喜其財之聚也少有曰茍完言家道可以粗全非喜其

財之足也富有曰茍美言家道可以粗美非喜其富有

之為美也富家大吉隱然可見若所美在富聖人何以善稱哉苟字有謙抑自牧之意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僕御車也庶衆也

聚人曰財庶則不可以不富也貧富能訓富則不可以不教也自井田廢而民不富矣自學校廢而民不教矣夫子此語王政之次第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期月謂周足一月也

春秋之民急於望治而先王之制髣髴尚存聖人為之特易為力耳期月已可其感速也三年有成其化洽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平聲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殘殘暴之風衰也去殺殺戮之威無用也舊有此語夫子稱之

善人比聖人功化固不侔也然綿歷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後世郡縣乃有邦之寄數遷數易如傳舍真能有志於民者又數十年不一遇也勝殘去殺之效如之何而可見也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

聖人功化固甚速也然必三十年之久而後躋民以仁益富而教之非年歲間事當時風俗大壞須是斯民生長教化之中至於光被方成仁俗耳然則三年何謂有成曰所以成必世之規模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夫子於正身之道數致意焉大學所以治國平天下者

端在此耳故曰於從政乎何有言不難也

冉子退朝（音潮）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去聲）聞之（冉有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

季氏專權不議於公庭而議於私室不議於大夫而謀於家臣其無君甚矣冉有曰政夫子曰事非詭辭也所以正季氏無君之罪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去聲）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去聲下同）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幾近也）

知克艱者必無宴安鴆毒之禍邦所以興樂面從者必無法家拂士之言邦所以喪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音悅）遠者來（葉公見述而篇）

說之義兌卦詳矣非有以深服乎其心不可强也所以近者說則遠者來矣

子夏為莒居呂切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莒父魯邑名

欲速者事事廹切安能遠到見小者處處窒礙安能大成弘則無此病矣

葉公語去聲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去聲下同子隱子為父隱

直在其中矣

證父攘羊賊恩甚矣謂之直可乎知賊恩之非直則父子之相隱乃不直之直也故曰在其中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纔不放逸則本心本自無害居處恭不放逸於暗室屋漏之地也執事敬與人忠不放逸於交事應物之時也然有須臾間斷便不可直云夷狄則其他之不棄可知

此言用力於仁至為精切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去聲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去聲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去聲必果硜硜苦耕切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所交切之人何足算悉亂切也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恥之於人大矣然有恥非其恥者焉世之人一切外物

稍不如人則知惡之至於天爵良貴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自別於禽獸者乃甘心自棄溷溷於蛆蠅糞壤而不知反然則行己而有恥者豈不甚可貴乎行己有恥方說得不辱君命子貢善為說辭故警之以此若夫孝弟聞於宗黨則行己之一端所以為次也言必信行必果非大人之事比孝悌不同矣所以又為次下是則淺中狹量小器易盈真溷溷之徒耳何足數哉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狷音絹乎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為也

中行者由中而行無過不及之名也然而豈易得哉惟不可得故思其次狂者行有不掩未免於過卻能有志不肯苟安故曰進取狷者不屑不潔未免不及卻知自好不肯妄作故曰有所不為惟進取而後可與進也惟有所不為而後可與有為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胡登切不可以作巫醫善夫音扶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易恒卦九三爻辭也

巫而無常必至於慢神醫而無常必至於誤疾巫醫而無常且不可況為德者乎羞辱繼之也必矣故曰不占言此爻辭所示不待占而知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有善相告有過相規不為苟異此之謂和詡詡取下不擇是非務為苟合此之謂同和則不同矣同則不和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去聲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去聲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鄉人皆好之安知非愿人之徒乎鄉人皆惡之安知非獨行之士乎是非特未定也惟為善者之所好為不善者之所惡則其人不言而決矣是故不得於君子而得於小人有識者恥之

子曰君子易去聲下同事而難說音悅下同也說之不以道不說

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隨材器使故易事側媚無所容故難說小人則不然狥已之欲而正大者必不投責人以苛而真才實能者未必察公則弘私則隘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心廣體胖自然不驕志滿氣盈自然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木質樸也訥遲鈍也

剛毅則不回撓木訥則不浮馳如此等人資質最美畧無疵病無世俗汙濁之過學易為力非近仁乎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說也

子路問士而夫子獨以朋友兄弟荅之葢三綱五常之道由朋友而明忠告善道所係大矣兄弟同氣也惟弟不念天顯兄亦弗念鞠子哀則其於人道何如也友于

兄弟乃所以孝於父母然則朋友兄弟之於士行豈不甚重矣哉曰切切偲偲曰怡怡與行行氣象不同所以勉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善人教民豈教之戰哉七年之久必有以得乎其心者雖勝殘去殺之效尚遠然亦可以犯難而不攜矣此與前為邦百年皆著亦可以三字備見善人事體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古者兵農未分伍兩軍師之法乃其素習不待教也況春秋之世乎夫子之言為無義戰而歎耳知教則知親其上死其長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名穀祿也

不知得時所以行道不知儉德所以避難齪齪然但志於祿豈不甚可恥哉雖然知恥者不如是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此亦原憲之問也克好勝也伐誇伐也怨忿恨也欲嗜欲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特彊遏力制而不發耳其病固在也故曰不可以為仁仁者常覺常明空洞無體元不費分毫力何遏制之有哉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固人之所安也懷之則苟安矣有志者不然非必役役於外而後謂之不懷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去聲下同邦無道危行言孫去聲危高峻也

孫柔順也

邦有道而不能危言則非盡忠邦無道而不能言孫則非免禍若夫堅節正操所謂確乎不可拔者則未始隨世而變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不必未必也

德非期於言也和順積中則自然有言仁非期於勇也養而無害則自然有勇然則言豈頰舌而勇豈血氣之

謂哉

南宮适古活切問於孔子曰羿音詣善射奡五報切盪土浪切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簒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禹受舜禪稷後為周

善射盪舟不得其死而躬稼者乃能有天下德力之效何如哉夫子不荅默領其意也出而稱之恐沒其善也

非君子必無此見非尚德必無此言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音扶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念慮之微纖毫微動便是違仁豈若小人之所謂不仁者哉顛冥人欲横流之中醉生夢死浮沉溷溷安知本心之本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勞之者所以愛也誨之者所以忠也不然是禍之耳何謂忠愛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
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為命為辭命也四人皆鄭大夫草創製草槀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論講究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者脩理文飾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者潤之以華采也

鄭國晉楚之間能以弱為强者有人故也一辭命之出凡更四手其不茍也如此則他事可知渙汗其大號所以係國體者甚重夫子特有取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

人也奪伯氏駢（蒲田切）邑三百飯（扶晚切）疏食（音嗣）沒齒無怨言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然不能革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彼哉彼哉者外之之辭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沒齒猶終身也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

人之得名為人者豈徒形體之謂哉奪邑三百沒齒無怨非有以深服乎其心不可彊也夫子獨舉此事而以人許之子產惠人孟子又曰惠而不知為政若知為政則不止於惠矣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去聲）

素其位而行何驕怨難易之有此特言常人之情耳富而無驕未足多也貧而無怨何所不至哉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

或優為或不可為才各有所宜也用違其才則失矣公綽之不欲夫子蓋深知其人者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去聲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成人成就為人也武仲魯大夫名紇知將世俗所謂知非知及之也莊子魯卞邑大夫曰者子路又問見利而下夫子答也授命言授其命於人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凡言亦可以者皆僅辭也

蒹四子之長而又文之以禮樂宜足以當成人之名矣葢未至於聖皆未可以言至而况乎四子者未必聞道也耶故曰亦可以夫子參錯其說矯其偏而勉之子路乃復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為問茍安甚矣夫子不拒

也臨財不苟得臨難不苟免又不失信於平日之言亦人之所難能而子路之所可能者夫子復就而與之語亦所以進之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音洛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

時然後言必無過言樂然後笑必無苟笑義然後取必

無妄取三者發而中節非得情性之正不能也故人皆不厭聽如是豈易得哉其然者然其言也豈其然乎者難其事而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一遙切君吾不信也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者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

得罪而出奔反邑而求後當時固未知其非也夫子直以要君書之此誅心之筆所以懼亂賊者武仲之知如此哉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文公名重耳桓公名小白譎詭也

桓公數十年之規模管仲之力也只為正而不譎所以展拓得去一匡九合翕然向附借其正是才力識見到此特假之耳若就學上得力豈易量哉晉文數年成霸事體故大不同二霸得失兩言而定此春秋褒貶之綱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居黝切名音邵忽死之管仲不死曰

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于桓公以為相九春秋傳作糾督也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先儒於魏徵論之詳矣愚謂人臣死節當觀其終身大體之所係三仁在殷或去或奴或死義各有歸未可一槩論也槩以死者為是則徵箕安所逃哉子路疑管仲之未仁夫子特舉其事業以明之

而不言其不死意可見矣如其仁者其指管仲也雖聖人之仁未易可及就事業而論亦管仲之仁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平聲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去聲下同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皮寄切髮左衽而審切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

諸侯知天王之尊生民免夷狄之禍皆管仲之賜也不

然則大經大法泯然不存夷狄異類橫行中國而衣冠禮樂之地淪汙於腥羶而莫之救其視區區一死溝瀆自經之徒耳又況管仲於義可以不死者乎子貢於此復疑其非仁夫子既夫其匡天下攘夷狄之功直以匹夫匹婦之諒明其不當死偉然正大是非昭揭而管仲之論定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士免切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臣家臣公公朝薦家臣與已同仕公朝也

知臧文仲之竊位則知公叔文子之可以為文文不必以謚義為解也特言其進不隱賢無媿於此謚耳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音扶下同如是奚而不喪去聲下同孔子曰仲叔圉治賔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喪失位也仲叔圉即文子三人皆衛臣也

治賔客則交鄰國者有人治宗廟則脩祭祀者有人治軍旅則立武事者有人此衛之所以僅存也雖然維持把握偶未墜耳君曰無道終安能國者乎

子曰其言之不怍才洛切則為之也難怍慙也無愧於言者必不苟於所為此章與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正相發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音潮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音扶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音扶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時孔子致仕居魯三子三家也

時無方伯連帥而討逆之議發於致仕之大夫亦可悲矣沐浴而請聖人所以行天罰也公曰告夫三子是太阿倒持不有其柄也之三子告不可是同惡相黨惡傷其類也再言不敢不告者若曰知而不言其責在我言而不行其責在人所以深罪魯之君臣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顔諫爭不欺而犯方是盡忠欺而犯焉是無君也所以戒勇者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之為言到也究竟其事之謂也君子日趨於上不究竟不止小人日趨於下不究竟亦不止

子曰古之學者為去聲下同己今之學者為人

凡學不自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皆非為己也逐逐文義之末昏昏聲利之場安知為己者之為何事哉夫子之時已有此歎

蘧其居切伯玉使去聲下同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

使乎使乎蘧伯玉名瑗衛大夫孔子居衛時常主於其家欲寡過而未能是其所以用力處五十而知非六十而化豈偶然之故哉使者之辭雖謙而實容夫子所以喜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象辭

曾子因夫子之言而引艮象以證之也知止其所自無越思有一毫不安分之心即出位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去聲

與其言浮於行也不若行浮於言也夫子於言上著一恥字於行上著一過字大抵學者空言多力行少所以警切之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去聲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夫子常言中庸不可能非謙辭也實不可能也日用平常無思無為何能之有能即起意憂矣失其為仁矣惑

矣失其為知矣懼矣失其為勇矣我無能焉夫子所以截學者起意之病根子貢未領而但曰夫子自道何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音扶我則不暇方比也乎哉疑而未然之辭

古之學者為己而暇方人乎啜啜然品藻是非篤實務內者不如是也夫子抑揚其辭所以鍼子貢之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能言能其實事也與上文無能之旨不同

智愚賢不肖之分只是箇能與不能耳以人不知為患必非實能茍實能雖不知何害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逆料也億意度也

先覺二字肇見於此舉世昏昏醉生夢死而我獨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故曰先覺此是聖門深造自得第一箇字大學之格物正為此耳豈拘文牽義所可彊通哉學者但知以逆料為明億度為知機變之巧荆棘其中自謂過人甚遠而我之所固有者乃茫然不知自反此先

覺之所以為賢也夫子此言至明至切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平聲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微生姓畝名栖栖猶依依也疾惡也固堅執而不通也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若偏守一隅而不通於用則治國平天下之道將誰任其責乎畝以夫子為佞真所謂固者異端之害往往類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驥非無力也不稱其力而稱其德況人乎無德而負才其害大矣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匿怨而友且不可况以德而報怨乎必以德而報怨則凡有德於我者如何其報也是故莫若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德報德者人所德於我我亦以德報之也若以直報怨則豈彼有怨於我而我亦以怨報之哉横逆之

來處以大順自反而縮行乎大公所謂直報如斯而已

子曰莫我知也夫音扶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聖心即天復何所怨行乎大順復何所尤不離日用之間而上達天德之妙非是地步洞然相照雖顔子亦知未盡況他人乎人莫我知而天知之此所以為聖歟或者謂夫子道不行於當世故有是歎愚以為不然

公伯寮愬悉路切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

有愬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音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平聲下同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愬志言有疑也肆陳尸也

聖賢之窮達係斯道之興廢是有命焉豈人所能為哉伯寮之愬非也景伯之力亦非也斷之以命而君子小人之論定矣

子曰賢者辟去聲下同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世則其時可知辟地則其國可知辟色辟言則其君

可知色與言亦有淺深色方行於顔色未有言也若形於言則已甚矣知幾明微所以免禍此賢者之事也若聖人則不然仕止久速惟義所在無適無莫安所辟哉或曰龍逢比干何以不辟曰委質為臣葢有義不可得而辟者事體各不同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此承上章而言能如是者凡七人也豈微子篇所謂逸民者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者自從也

知其不可而不為者晨門之所以賢知其不可而不可以不為者夫子之所以聖晨門但知晨門而不知夫子之為夫子者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去聲蕢其位切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苦耕切乎莫己音紀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起例切子曰果哉末之難矣磬樂

器荷擔也蕢草器也硜硜釋見子路篇鄙哉硜硜指當時之人也斯已於此遂止也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為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果哉言果於忘世末無也

聞擊磬而知夫子歎鄙哉硜硜之莫己知荷蕢之賢亦豈易得哉必欲於此遂止而以為得厲揭之宜則是果於忘世矣民墜塗炭義不能一朝安所謂被髮纓冠而往救者也若果於忘世豈聖人之所難哉荷蕢亦晨門之流

子張曰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高宗商王武丁也諒信也陰默也謂居喪信默而不言也

諒陰三年不言所以居喪也百官聽於冢宰所以居攝也歷三年之久而冢宰攝行其事非徒不言而已子張獨以高宗為問夫子獨以古人為答則是當世此禮已不復先王之舊矣後世乃有創為短喪以日易月者嗚呼豈人情也哉

子曰上好去聲禮則民易去聲使也

禮辨上下定民志上不好禮如水脫防乖爭凌犯之風肆矣可得而使哉世衰俗壞那一事不就不知禮上做出率意妄作幾無以自别於禽獸纔知禮便自然和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正大學之要旨所謂治國之道及平天下皆本於是子路不能切實内省意若未足而再三問之夫

子既答以安人又答以安百姓次第推究不離脩己二字又恐其未喻也直以堯舜猶病答之嗚呼敬哉外此而求多也哉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上聲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音口其脛其定切　原壤孔子之故人也母死登木而歌夷蹲踞也俟待也述猶稱也脛足骨也

賊仁者謂之賊侈然自放則本心亡矣非賊而何然其病則自不孫弟始方其童幼傲然莫知有敬事其長上

之道不孫不弟習以性成及其長也又無一善之可稱果何貴於食天地之粟而謂是人也老而不死是為賊耳因原壤踞肆推明三節以諭之復叩其脛以警之夫子教人未有如此章之切直者然則童蒙之日可不以孫弟為先務而使習於禮訓也哉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平聲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將命蓋夫子使之傳命也

欲速成必至於躐等居位並行皆躐等之病真求益者不如是也夫子使之將命所以斂而抑之使循其序歟時未欲與之言因或者有問而答以此童子其聞之矣

融堂四書管見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融堂四書管見卷八至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厲守謙

謄錄貢生臣黄嵩齡

融堂四書管見卷八

宋 錢時 撰

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去聲）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去聲）者病莫能興子路慍（紆問切）見（賢遍切）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在陳者自衛適陳也興起也固者堅守節行確乎其不可拔之謂非毋固疾固之固也濫泛溢

不可則止寧用終日困德之辨不失其亨此聖人明去就之宜處患難之道也固者至死不變況窮乎小人惟不能固所以溢

子曰賜也女音汝以予為多學而識如字之者與平聲下同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參也魯無支離浮雜之病況又功深力到故竟以一貫

語之言下便領子貢聰明多知正是他礙事處不多之旨既嘗發之矣於此復先提其所病而後語以一貫之妙惜乎猶未領也觀其平日號爲多言如何到這裏却道不得一箇唯字此殆未悟性天道不可聞之先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人孰無此德所以不知者其病安在鳶飛魚躍益甚昭昭也夫子呼由而語之警策深矣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平聲夫音扶何爲哉恭已正南

面而已矣

觀舜受堯禪朝覲諸侯遍歷四岳庶事從頭多整頓過如何却道無為如何又道有天下而不與聖心虛明變化無方雖為而實未嘗為也雖有天下而實未嘗與也後世纔說勤政便焦勞纔說無為便不事事安知所謂恭己正南面也哉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去聲篤敬雖蠻貊亡百切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去聲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

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音扶然後行子張書諸紳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其指忠信篤敬參於前參錯於前也衡軛也紳大帶之垂者書之誌不忘也

子張嘗問干祿嘗問達此又問行大抵皆務外以求遂其所欲夫子一使反求諸己就言行上切實用功正切子張之病而教之也遠而蠻貊近而州里習俗雖異本心則同忠信篤敬感無不通見其參前見其倚衡則是無時而非忠信篤敬也無往而非忠信篤敬也舉天地萬

物萬變萬化皆我忠信篤敬之妙也行矣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何州里蠻貊之間哉子張書紳惜乎未領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史官名也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卷收也懷藏也

邦無道如矢最見得他直處有道之世能直固難至於所遭之時崎嶇艱棘而不能變其守非獨立不懼不易

乎世未易語也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懐之可字最宜玩味若無可卷懐而徒為高尚特素隠耳不得為之君子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去聲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聖人之於語默如是其不苟哉自非清明洞然有以真知其人之可不可必未免二者之失也是故失人者不足以成物失言者必至於招憂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仁者不失其本心之謂義所當死而幸生苟免則本心亡矣生猶無生也當死而死浩然無媿乃所以成仁雖然各惟其可而已苟可以不死而勇於自殺則與求生害仁者均一失也豈志士仁人之所為哉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已欲為仁而所事所友者

或非其類其不至於波流風靡者幾希矣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夏時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周冕有五祭祀之冠也韶舜樂也放者禁絶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者邪諂之人殆危也乘殷之輅音路車名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去聲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四代禮樂經世之大法夫子之得邦家其規模可見矣

顏淵此問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乎克己復禮大本既立為邦之道可由是而推已夫子既告之以四代禮樂而

復以鄭聲佞人爲慮於此二者少不加謹則克己之功且從而隳矣如禮樂何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慮不經遠患在目前此必然之理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去聲下同）德如好色者也

夫子再發此歎而加已矣乎三字其辭愈切而所以警人者愈深矣一日克己豈易得哉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平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竊者盜竊而私於己之謂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與之並立於朝也

賢如柳下惠邦家之光也豈易得哉秉政之臣不知則已知之而不與立此文仲之所以竊位歟一竊字所以誅其心若大公無我推國之名器與賢者共之安得有此病也惟是若一己之私物是以惴惴患失常恐賢者之進為己不利百方而擠之而斥遠之矣何暇與之並也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去聲怨矣

薄於責己厚於責人則人不心服而名怨也必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輕慮躁發必不能為此丁寧戒懼之辭也雖聖人且奈何哉事到兢兢然若不勝其任處方有商量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去聲行小慧難矣哉小慧者機巧小數也

所貴於羣居者相規以正相觀而善也為無益之談為機變之巧此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曰難矣哉然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則未免此弊耳真有志者不如是也是故學必貴友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去聲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質猶體也孫和順也

質是立骨子處骨子端正方説得禮方説得孫方説得信且如老佛之教亦能禮其所謂禮亦能孫亦能信只為滅天倫壞人道從頭錯了是以徹底皆差為萬世大法之罪人一義字吾聖人所以立極所以維持三綱五

常自别於夷狄禽獸者也義以為質乃是制事之本不可草草放過有此質後却不可無禮無禮則斷不可行有禮矣不孫則斷不可出孫矣無信則斷不可成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苟能矣何患人之不已知哉以人不知為病其病始大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

非疾無名也疾其無可稱耳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小人求諸人非特要譽而已凡所以汲汲皇皇遂私從欲而不知止者無一而不求諸人也君子務内只是自反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矜莊不放逸也信道不回非好勝也故雖矜而不爭和氣接物非偏私也故雖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必考其實故不以言舉人不狥其名故不以人廢言此

心公明方可語此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方人一恕字正中其病昔也謂非所及而今之語其可進此矣夫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平聲下同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毁毁短之也譽者過揚人善而不以實也三代夏商周也

毁則沒其實譽則過其實夫子豈茍譽人者有所試而後稱之耳三代之民所以直道而行其故也毁譽不實則矯情飾偽得以欺世而風俗靡然矣何由而行直道也哉直只是樸實不回曲心本直也有一點私意便失其直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與無通）矣夫（音扶）

史闕文馬借乘恐古人有此語故夫子舉而言曰史之

闕文吾尚可以及之如闕疑闕殆郭公夏五之類可見若借乘之事則令無有矣蓋嘆世道益薄人情益偷公私藩籬形骸爾我其意非專指馬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忍者必有忍之忍）

無定見必為巧言所亂無定力必為小不忍所亂自昔聖賢所貴乎致知者只是理會箇不亂耳禹曰安汝止伊尹曰欽厥止不亂之謂也亂後都差

子曰衆惡（去聲）之必察焉衆好（去聲）之必察焉

衆好衆惡特衆人之好惡耳或是或否皆未可知而流俗則未必能察也聖人於此都要契勘孟子所謂皆曰賢然後察之正是此意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大也

道本大也豈人有以大之而後大哉只為常人意蔽欲窒是以日用而不知其為大耳功深力到一旦洞然六通四闢範圍無外而後知其為大焉非昔小而今大也昔迷而今悟也故曰人能弘道若夫不學本心晦蝕自

窘自求如蝸在封則是道之大雖自若也如人何哉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人誰無過改之為貴是故聖人貴乎復也若不能改其過成矣終何説哉一改字是聖狂之分學者所宜深體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思曰睿睿作聖豈可不思此章特戒無益而思者耳聖人自謂吾嘗廢食忘寢以思之而無所益故不如學也

託諸己以勉人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奴罪切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耕所以謀食宜可無餒也而曰餒在其中餒非飢之謂也志於食者道必餒行有不慊於心之謂也學所以謀道非志於祿也而曰祿在其中祿非必爵祿之謂也道之腴者固祿之理干祿豈弟之謂也然則君子之所憂者道耳而憂貧乎哉

子曰知去聲下同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及言至也莊端莊也涖臨民也動舉措施為也

知及之者覺此本心之謂也覺則至矣故曰知及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晉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明此斯謂之知守此知而不失斯謂之仁舊習蔽錮安能盡淨意欲念動如雲忽興兢業不繼用力微懈雖得必失昏昏如故甚可畏也仁能守矣至於臨民則又不可不莊莊

矣至於舉措施為則又不可不以禮知及仁守所以成
已也莊涖禮動所以經世也異端之教自謂識心見性
而呵佛罵祖果莊己乎離倫絶類果禮己乎愚嘗有詩
云聖道大明備異端何偏虧晚學敢妄僭因依相發揮
昏昏若醉夢日用不自知一旦有先覺渙然脫沉迷勿
忘勿助長斯須邪可違乃若夢乍醒麴車仍桀嶞偃蹇
不自愛雖得必失之守此之謂仁失此之謂愚炳炳兩
端揭巍巍大訓垂若為莊與禮丁寧猶費辭嗚呼至矣

哉斯言豈予欺此心萬古同本無夷夏殊民彝大泯亂世道誰綱維恭惟彼陶唐六合同光輝睦我九族親協彼萬邦黎從根到枝葉整整無漏遺試舜第一義二女往嬪虞諸難乃遍歷首事五典徽載觀巖廊上君臣相俞吁欽哉不離口此豈笑貌為敷教得汝契降典咨汝夷大禹九功成皋陶象刑施刑所以弼教功所以叙彝穆穆我文王敬止於緝熙江漢無犯禮化行自關雎金科垂玉律如日行天衢有志扶世道何能易此規去

聖曰以遠禮壞俗澆瀉裔夷來用夏異端轉交馳瑣碎
不暇問髡髠者為誰棄三綱九法其教方得推羣居抱
空寂高談玄妙機或推倒禪床或拗折竹篦溺尿與屙
屎呵佛駡祖師先聖答問仁諸賢請事斯雍容洙泗上
安有此行移只消一不莊坐見百度隳况復離倫類家
國何由齊佛者西方仙顧敢相瑕疵渠自用渠法我實
無用茲吾黨有家風所宜曰孜孜輕俊樂便捷往往不
自持駸駸墮其網氣習易轉樞相延無忌憚陋視六藝

書浸淫去不反寧顧百世非民日化魑魅義同救溺飢

物物皆我心此責將安歸於此有欠闕恐非仁者宜時

也抑何幸投老得所依到此重感激端拜聊陳詩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

君子只就末節細故上看他不得直是到常人所不可

能處擔荷得去方見君子雖然勤小物矜細行固無一

節之不善也特不專在這上耳小人則不然淺中狹量

如何大受愚儒説如此後聞先師云君子而不大受則道不明小人大受則爲無忌憚矣君子於此可不慎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憚於爲仁不啻如蹈水火水火固有焚溺之患矣未有以仁而傷生者然則何所憚而不爲哉至於人欲之横流情僞之滋熾滔滔熖熖自益深益熱矣乃反甘心而不悔此下愚之所以不移聖人之所以哀矜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仁之為道是聖門第一工夫進之唯恐其不亟行之惟恐其不力非可與人相讓而為者也到此地雖師有所不讓豈可謂師為之而不敢為哉不讓非爭勝之謂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者萬變而不失其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哉諒者守小信而不知變必不能正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敬其事者盡忠於君夙夜匪懈之謂也人患不能敬耳利祿豈可急哉若以利祿先入其心只是私意安得能敬

子曰有教無類

種類雖或不同然同有此心則同有此理安有不可教者但患不真有教耳真有教方不論其類直是能轉移變化方可言有啓廸之不得其肯感發之不得其道雖諄諄其誨謂之有可乎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去聲謀

謀者相資以取益也功利而與之謀道問學而與之謀利可乎二者不啻氷炭

子曰辭達而已矣

古人非泛濫於文也所以明理耳故曰辭達而已矣雖然敷暢厥旨了然無疑方謂之達辭至於能達豈易得哉

師冕見賢遍切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

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平聲子曰然固相去聲師之道也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舉在坐之人以詔之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

觀夫子相師之道豈薄俗所可知哉哀矜惻怛之意温然見於辭氣之外一物失所如己隱憂此天地之心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音專臾音俞冉有季路見賢遍切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音扶顓臾昔

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平聲）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於虔切）用彼相（去聲）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徐履切）出於柙（戶甲切）龜玉毀於櫝（音獨）中是誰之過與（平聲）冉有曰今夫（音扶）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音扶）舍（上聲）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音扶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之中夫子指季孫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輔相也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在柙而出在櫝而毁乃典守者之罪所以責二子也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私邑寡少也貧乏也均平也安安寧也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公室四分家臣屢叛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

夫子始責之以爾是過與則曰二臣皆不欲及再責之以是誰之過歟則曰不取必為憂屢遁其說而情實畢露矣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此君子所以疾惡之也大抵國家先治內後治外不患寡而下治內之道也夫如是而下治外之道也今也遠人不服則不能來邦分崩離析則不能守而乃謀伐顓臾於邦內扶顛持危不如是二子之罪安所逃乎憂在蕭牆所以警懼而教之也此章辭旨明暢事之是非利害切中二子之隱微昭

然如數黑白於照臨之下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此一王之權所以尊無二上者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世數久遠固已可占況大夫

乎又況陪臣執國命乎此益為當時而歎也天下有道人主之威權日行於上諸侯有不然者則變置之安得使大夫而竊政於其下哉有道則自無可議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音扶三桓之子孫微矣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祿去公室即其大夫專政之漸也政逮大夫即其子孫衰微之兆也安有上失操柄盜弄威權而能遺子孫以

無禍者哉後世姦臣擅國自謂得志然而禍不旋踵族無噍類此可以為鑒矣夫子雖為三桓而發實萬世之大戒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平聲下同辟婢亦切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諒信也便者慣於其事善者長於此也

直則不回諒則無偽多聞則可以質疑辨惑辟與柔佞如淫聲美色最易入人非早辨而痛絶之未有不濡染

於此者世之人往往不知損之為損而反憚益者之難親夫子別白兩端開示深矣

孔子曰益者三樂五教切下不音者同損者三樂樂節禮樂音岳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音洛樂佚遊樂宴樂音洛損矣道稱道也驕縱也佚遊嬉遊也宴宴安也

樂者心之所好向慕而不忘也所好者善自然為益所好者不善自然為損則是非向背發乎一念之微可不謹哉節者裁制而歸於中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愆過也瞽無目也

言未及者猶云未說到此言及之者猶云正說到此人之顏色可以占其意向不知其意向如何而遽言之安知不至於失言乎是非要探伺顏色為容悅也侍君子而言其不可苟如此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

得得貪得也

人之私欲隨其血氣各有所偏自少壯至老每就其偏而戒之則始終不動於血氣矣此克己之大吉也雖然槩論人生有此三節爾若真能用力於仁毋意毋我後面許多節病亦自然不作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知天命則畏之矣古之君子所以戰戰兢兢臨深履薄

戒謹恐懼不敢少懈者果為何事也哉惟其不知是以不畏大人全天命者也聖言明天命者也君子無往而不敬小人無往而不慢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此章是聖人道與人最深切處生知者不假脩習自然清明所謂性之所謂上知下是必須學而後得所以致其知也又下是却又未能便學直待間關險阻怵廹無

聊乃向此一路方肯用力此三者資質雖各不同及其知之則一而已若夫困後又復不學顛倒冥迷醉生夢死終身由之而不知耳可憐矣哉嗚呼生而知之者不得見矣真能有志於學者且不易遇也悲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去聲見得思義

此一章正是行著習察精密處人之行已那一事不就不思上壞了其目雖九其本則一何謂一曰由乎心不

明乎心而欲逐項正救難矣思明則非禮勿視思聰則非禮勿聽思忠則非禮勿言此外大抵非禮勿動之事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吐南切）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平聲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如不及惟恐不得到也如探湯畏之不敢近也此事固有能行者矣若夫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非遯世無悶確乎不拔者不能令之世徒能言耳吾未見其人也必若伯夷叔齊而後可以當此故曰其斯之謂歟餓於首陽之下便是他求其志達其道處徒有千駟何德之可稱哉

陳亢(音剛)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

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其子者謂不有其私也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伯魚於夫子獨立之時而所聞者不外乎此蓋可見矣陳亢始以異聞為問終也以遠其子為喜私意淺見安知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哉詩優柔而和平人情物理靡不曲盡故能言禮防人情之流秩

然有度故能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鮮少自卑之辭）

邦君之妻稱呼不一如此名之所以正分之所以嚴也記此一端其他可例

融堂四堂管見卷八